

## 论王船山诗歌的生死主题 ——以悼挽诗和游仙诗为例

全 华 凌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 王船山继承了张载的“绝学”, 发展了先秦儒家所忽略的生死观。王船山否定长生久视, 倡导载义之生、尽性而死, 追求高尚人格的生命观, 这一观点融化在他的诗作之中, 是其诗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这一主题的发现对推进船山学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 船山诗; 生死观; 否定长生; 尽性之死; 高尚人格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2-0005-04

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 “南国儒林第一人”的王船山, 不仅在哲学、史学、文学、经学, 乃至在音韵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单就文学方面的造诣而言, 亦堪称大家。不仅船山诗学沟通唐清, 横亘古今, 船山的文学创作也成绩斐然。船山一生在文学园地里勤耕不辍, 创作了诗词近 2000 首。其中有悼挽诗 49 首, 游仙诗 18 首。船山悼挽诗是为悼念亲人、朋友、同志和邻里而作的, 非一时一地之作; 而游仙诗则是船山晚年为排遣人生的困惑而作的, 这两类诗歌分别反映了船山对一个重大人生的问题——“死”与“生”的态度。船山对生死的态度流贯于诗歌之中, 是其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 一 斥仙游为虚妄, 否定长生久视

道家认为人通过修道可以成仙, 可以长生久视, 受道家这种思想的影响, 古代文坛出现不少游仙诗。游仙题材最早见于《楚辞》,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 文人把这一题材写进了诗赋, 以写仙境美好景物和求仙游仙为内容。魏晋时期, 三曹有少量游仙之作, 到阮籍嵇康郭璞以后, 写游仙诗的文人就多了起来, 形成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诗歌流派。这一时期以郭璞成就为高, 他成为游仙诗派的代表作家, 现存他的游仙诗十九首。郭璞游仙诗在旨趣问题上, 尽管学界一直见仁见智, 也有不少学者看到其中的“列仙之趣”。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郭璞“慕神仙”、“羨长生”, “歌咏着‘清溪万余仞’, 神往于‘神仙排云出’的境地”。林文月先生则极力主张“仙趣说”, 他认为郭璞“倾心于自己所营造的仙境, 不想如屈原嵇康那样借仙语、仙境以抒愤世嫉俗之情怀”。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在《郭璞评传》认为在郭璞现存的十四首游仙诗中, “多数诗的内容则是些求仙者居于孤寂

的深山之中, 得道后飞升天空, 与神仙遨游”。张松辉先生的见解与曹道衡相近, 他在《汉魏六朝与道教文学》中说到“郭璞的游仙诗真实地表达了他对成仙的渴望”。

然而, 王船山对郭璞游仙诗中企求成仙的渴望基本上是否定的。他在《古诗评选》卷四中说: “弘农(郭璞)一切皆委之游仙。”<sup>[1]</sup>此处对郭的游仙诗以“一切皆委之”评之, 已经流露不满之色, 当他在具体评价郭璞《游仙诗》之三时说: “(郭璞)真腐儒也。”(《夕堂永日诗论》)这已是对郭在游仙诗中流露出的得道成仙思想的公开鄙夷了。王夫之对郭璞游仙诗主旨的否定, 也是对道家得道飞升、成仙遨游思想的强烈不满和否定。王夫之这一思想也贯穿在他的游仙诗中。

王船山一生共创作了 19 首《游仙诗》。“船山的《游仙诗》, 虽然大多描绘了仙境的美好, 但并非可追求留恋的地方。他笔下的仙境不过是现实社会的折光。”<sup>[2]</sup>如《游仙诗》(其一)的开篇: “银阙闪金光, 贝宫烂霞采。若木燕金膏, 玉露垂蓓蕾。”仙境是如此金碧辉煌、光华璀璨。接下来诗中写到仙境中也有“居然荣瞻心, 欲填贪淫海”的贪人, 以至出现“玉山禾未登, 青鸟啼饥馁”的荒凉饥馑局面。仙境与现实生活中一样, 到处都是阴暗面。因此他怕玷污了自己而毅然转身离去: “遥遥一相谢, 去去勿予浼。”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洁净无瑕、自由自在的现实世界: “沐浴西清月, 晞发朝云暖。素魄无旁影, 流霜涤微霭。”诗中最后他说: “别有清都情, 浩劫无能改。”这种“清都情”, 就是对他所理想现实中清平世界的向往之情。在《游仙诗》之二中, 王夫之对仙境是这样描绘的: “空宇淡无垠, 微尘忍相玷。画以银河流, 天街成壁壑。胡然妖珥(日月之晕)生, 赤轮受污染。丰隆一默塞, 壶女收光闪。赤蛇不自忍, 中夜喷紫焰。”那儿的天空又高又远, 云淡淡的; 天空是那样洁净, 洁净得叫人心疼, 叫人心醉。

[收稿日期] 2009-03-28

[作者简介] 全华凌(1967-), 男, 湖南衡南人,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银河是那样鲜明,就象画儿一样美,突然间天街两边变得那样近。当“妖珥”产生,太阳被蒙蔽,雷电神也沉静下来,刹那间阴暗死寂,而青蛇却在中夜吐焰,使整个太空都充满恐怖的气氛。

王船山在他诗中明确地指出了所谓的仙境充满了危险,非可居之境,《拟阮步兵咏怀》之二十三中写道:“调良驾河车,奠地东南委。相去无黍米。孤游忘岁月,六龙就方轨。清虚非久居,星河流其间,奇灿争纷诡。补天西北倾,沉沦安足纪。”诗的前六句写驾六龙车遨游仙山,孤游忘记岁月流逝。突然“天倾西北,地委东南”,地要“奠”,天要“补”,天地剧变使他感到“清虚非久居”之地。并且他认为仙境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虽然华丽,但是非常靠不住的,到处潜伏着“危湍”。(《游仙诗》其八)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还认为人妄图求得长生是很可笑的,也是不可能的。他的《游仙诗》其七:“鲁生思蹈海,但以慢庸愚。徐福践其言,翩然在须臾。……东笑毅(张弓弩)强弩,狂愤双鲸鱼。大泽有龙气,仙山閤灵珠。遥遥不相接,回望为歎欺。”诗歌批评了秦始皇命徐福入海寻求不死之药的荒诞举动。开篇以鲁仲连“思蹈海”起兴,写徐福却“践其言”蹈海求仙药。可是波涛过于汹涌,美丽的仙岛可望而不可即。方士徐福为逃罪责,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所苦,故不得至。”并请“善射者与俱,见,得连弩射之。”始皇依言准奏。“东笑毅强弩,狂愤双鲸鱼”就是对秦始皇此举的讥讽。王船山在另一首诗中写了同样的题材:“渡海求神药,神药空传闻。僵俭各长叹,知汝非仙伦。日夕有衰老,顾念惜余辰。金风吹流波,浩瀚至海滨。一旦成决绝,伤哉如(到)千春。”(《拟阮步兵咏怀》其八十)诗歌开篇即指出长生药本不可信,然而一代帝王秦始皇还要派徐福渡海求药,足见愚蠢可笑。“僵俭各长叹,知汝非仙伦”,实际上是讽刺秦始皇没有慧根。五六句告诫世人:人都会衰老、最后死去,时光犹如水波一样无情地流逝,只应当珍惜余年,不必去追求根本不存在的仙药。与前一首诗相比,这首没有对求仙之事与仙境作具体细致的描绘,而是以议论的方式批判求仙采药之虚妄。这两首诗共同表达了诗人这样的人生态度:人不可能长生久视,凡妄图游仙寻求长生不死药都是徒劳的可笑之举。

## 二 赞颂尽性之死,主张修身以俟

悼挽诗包括悼亡诗和挽悼诗。悼亡诗自先秦始直至近代一直繁衍不衰,是诗歌文学园地中一朵美丽奇葩。所谓悼亡,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辞海》这样注解悼亡:“悼亡:晋潘岳妻死,作《悼亡》诗三首,后人因称丧妻为悼亡。孙逖《故程将军妻南阳郡夫人樊氏挽歌》:‘白日期偕老,幽泉忽悼亡’。”由此看来,自潘岳后,世人似乎约定俗成地把悼亡诗看作专指丈夫悼念亡妻的诗篇。当然近年也有学者论证指出古人也有以《悼亡》为题的悼夫诗<sup>[3]</sup>。因周说尚不通行,这里暂采用悼亡诗狭义的定义。

古代悼亡诗有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萌芽时期(先秦、两汉)、兴起时期(魏晋南北朝)、繁荣时期(隋唐五代)、继续发展时期(元明清)。对先唐悼亡诗的内容,学界有人

把它归纳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彻骨锥心的伤逝情感。悼亡诗充满悲伤、沉痛、凄楚的伤逝主题。(2)歌颂亡者美好品德。称赞妻子勤劳、贤淑、善良的品性以及与自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情感。(3)悼亡诗里含有未亡人的自悼成分。”<sup>[4]</sup>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一生作过 18 首悼亡诗,他的悼亡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唐悼亡诗在内容上的特点,也表达了对亡妻的“彻骨锥心的伤逝情感”,“歌颂亡者美好品德”。他一生经历过三个妻子,依次是陶氏、郑氏和张氏。他生前死过二任妻子,陶氏和郑氏。他悼念陶氏写了四首诗,悼念郑氏写了十四首诗。《悼亡四首》是船山悼念第一任妻子陶氏的,其诗如下:

十年前此晓霜天,惊破晨钟梦亦仙。  
一断藕丝无续处,寒风落叶洒新阡。  
读书帷底夜闻鸡,茶灶松声月影西。  
闲福易销成旧憾,单衾愁绝晓禽啼。  
生来傲骨不羞贫,何用钱刀卓姓人。  
撒手危崖无着处,红炉解脱是前因。  
记向寒门彻骨迂,收书不惜典金珠。  
残帷断帐空留得,四海无家一腐儒。

诗首先点了题,回忆十年前一个秋天早晨陶氏仙逝给自己带来的震惊和悲痛。接着追怀陶氏生前对自己的关爱之情:一是怀念陶氏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二是怀念陶氏对自己学业的鼎力支持;而今船山既为爱妻的离去所“愁绝”,也为自己昔日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憾恨。诗还赞陶氏是一位不嫌贫爱富、能够勤俭持家、品行高洁的贤内助。最后写到陶氏去后,船山仍然一直空守着昔日共寝的“残帷断帐”,并深责自己迂腐无用。显然,失去这样的贤妻良母式的爱妻,船山是很伤感,也很怀念。

同是妻子,船山对郑氏倾注的感情要比陶氏深厚得多。郑氏之死令船山悲痛欲绝,虽非船山的结发妻,船山却用十四诗来悼念她。《岳峰悼亡四首》是悼念第二任妻子郑氏的,其诗云:

到来犹自喜,仿佛近檐除。  
小圃忙挑菜,闲窗笑读书。  
勿惊身尚存,莫是客凌虚。  
楚些吾能唱,魂兮其媵余。(其一)  
岳阡初整罢,君此拜姑嫜。  
地下容能聚,人间别已长。  
蝶飞三月雨,枫落一林霜。  
他日还凄绝,余魂半渺茫。(其二)

显然,船山对爱妻郑氏之死是无法抑制其深深的悲痛和无限的思念之情的。可以这样说,随着时光的流逝,因爱妻郑氏之死带来的悲痛和引起的思念之情,不但不会淡褪,反而与日俱增。因此,船山正是在无限怀念、万分悲伤和魂牵梦萦之时产生出奇特的幻觉:时而看见郑氏满心欢喜、款步地走近屋檐台阶;时而见到郑氏忙碌地小圃挑菜;时而听见郑氏高兴地在南面书房的笑声。一旦惊醒,只好叹息: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冥间,当确定自己还活着时,只能

悲伤地用楚调唱起招魂曲。诗人此时心情极为复杂,先回忆起当年结婚的美好情形,接着又想到幽明两隔,已经过蝶飞枫落,现在应是亡灵渺茫,想学古人为爱妻招魂,然而到何处招魂呢。幽冥渺然,人鬼殊途,船山一再产生郑氏活动在家周围的幻觉,并一再想为郑氏招魂。这些表明:一方面郑氏之死对船山心理、精神上打击之严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郑氏在船山心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船山对郑氏的感情为何如此之深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郑氏与船山是患难夫妻,患难见真情。《续哀雨四诗》记录了当年船山和郑氏为了抗清复明,逃难南奔的颠沛流离,几死荒野,终因夫妻扶持鼓励度过了死亡的六十日。其诗序写道:“庚寅冬,余作桂山哀雨四诗。其时幽困永福水砦,不得南奔,卧而绝食者四日,亡室乃与予谋间道归楚,因苦吟以将南枝之恋,诵示亡室,破涕相勉。今兹病中,搜读旧稿,又值秋杪,寒雨无极,益增感悼,重赋四章。”正因为当年与郑氏这段“幽困水砦”、“绝食四日”的九死一生的难忘经历,船山在他三任妻子中对郑氏的感情才会最深。船山本诗写到了逃难途中艰险情形,是“寒烟扑地湿云飞,犹记余生雪窖归。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网地危机。”不仅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泥浊水深”,更危险的是清廷爪牙布置的“北罗南网”。为了保证他的“丹枫赤心”不受玷污,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续哀雨四诗》高唱道:“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拼骨节付三尸。”“同心双骨埋荒草,有约三春就夕晖。”他不仅自己作好了以死殉国的准备,甚至约同与爱妻郑氏双双殉国。接着他写道“卞壶可容魂大笑,王章不为死含愁。丹枫到冷心元赤,黄鞠虽晴命亦秋。”船山抱定了为挽救永历政权危亡而不怕牺牲的决心,他决心以晋成帝的忠臣卞壶、王章二人为楷模,不论是战死还是冤死,都在所不惜,义无反顾,决不会因殉国而“含愁”。

到此,船山特别钟爱郑氏,为郑氏之死特别悲伤的原因已经很清楚:郑氏不仅是船山的贤内助,还是船山挚友、同志、知己,他们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他们誓死效忠永历政权,忠于汉族政权,为驱除异族残暴统治,不惜以身殉国。

根据李泽厚的理解,凡悼亡诗实际上也是生者的自悼。李泽厚认为“自悼”是“个体对生存状态面临命运摧折时的一种情绪反映”。活着的人“表面看来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受中,深藏着的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强烈的欲求和留恋。”<sup>[5]</sup>目睹所爱的人死亡,其冲击性与悲剧性更甚于个人生命的消逝,未亡人陷入了深思,在对亡者的思念中,未亡人也在思考生命的意义。王船山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船山认为生命存在的价值在于“修身”以“尽性”。他说:“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意思是说人的自然寿命没有什么公正的,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人生最要紧的是“修身”,只要“修身”到家了,死亡的来临那是一个自然的终结,应坦然面对。那船山所谓“修身”的含义是什么呢?“修身”含义就是“动静语默一贞乎仁,而不丧健顺之良能,不以客形之来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贞淫易其志。”从而达到“静而万理皆备,心无不正;动而本体不失,意无不诚”以至

于“尽性”。人生只要“尽性”了,“则生死屈伸一贞乎道”。在船山看来,人生只要“尽性”了,那么其“生”固可贵,其死足可悼。

陶氏与郑氏都是船山的妻子,陶氏还是船山的少年结发妻,陶氏生前尽到了一个家庭主妇应尽的一切责任,陶氏之死固然也令船山悲伤,但相比之下,船山对郑氏之死要悲痛得多,对郑氏的思念之情要深切得多,似乎郑氏是他后期情感世界的全部。船山对陶氏和郑氏的区别为什么会这样大呢?原因不仅仅陶氏只是船山可以共生活的妻子,而郑氏则是船山可以共患难、共生死的妻子,并且郑氏还是船山最贴心的革命同志和知己,有南下投奔永历政权的行动,也有因困于清廷罗网甘愿以身殉国的共同志愿。在船山心灵深处,郑氏是“尽性”而生的,其死所以足悼,因为船山对她的感情最深,怀念也最深。

船山主张“尽性而死,修身以俟”的死亡观在悼念革命同志和亲友的悼挽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管大兄弓伯挽歌二首》是悼念好友、当年衡山举事的同志管嗣裘的,今选其一:

挽人勿啜,听我唱言,魂归湛湛之青天,形归茸茸之墓田,鼓勿怒,笛勿悲,庸夫不骂鬼,此间何用庸夫!以尔笑骂代痛哭,鹄鹑乾鹊齐上屋。主人弃妇走青山,庸夫他家觅酒肉。我有酒,不酬黄泉,将润庸夫口,肥牛十商,醇醪十斗,辘辘轴轴,狂鼓庸夫死奔走,黄泉之人应拍手。

此诗以悼念管公为由,痛骂庸夫只知觅酒肉,却不理解管公的人生目标和爱国行为,表达诗人对失去战友的悲痛,对世俗昏昧的激愤。

再如《夜泊湘阴追哭大学士华亭伯章文毅公》

残烟古堞接湖平,认定湖南第一城。  
云闪灵旗魂四索,波摇旅梦月三更。  
愁中孤掌群眉妒,身后伤心九庙倾。  
近筑巴丘新战垒,可能拭目看潮生。

此诗是悼念爱国志士、好友章旷的,表达诗人对为国牺牲的大学士章旷的深切悼念与无比悲痛之情。同时诗人很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调整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一股民族斗争浪潮的兴起。

船山之所以对管嗣裘、章旷之死如此悲痛,以至于“伤心九庙倾”,是因为他们是以身殉国,是为坚守民族大义而死的,是尽性而死的,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因此特别令船山悲痛,也特别值得怀念。

由此可见,船山对于死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死者天之事”,意思是死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船山关键是要知道“所以死”,强调要死得其所。在他看来作为人,只要“生死屈伸一贞乎道”,生亦罢,死亦罢,都要顺其自然,要坚持“修身”,行为要始终如一,贞乎道,其死就有价值,才值得人们怀念。

### 三 主张生死一贞,追求高尚人格

从船山诗歌中可见其对盲目追求生命长度的荒诞行为和思想是否定的,也是鄙视的,他所致力追求的是生命的亮度,追求生命的过程和终点的发光强度。换句话说来说,船山并非刻意追求生命的时间最大值,他致力追求的是人生的社

会价值,致力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王船山的人格观是一种彻底的具有唯美倾向的理想主义人格观,他不仅强调生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同时还强调死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所以他鄙视秦始皇遣徐福寻找不死药的荒诞行为,鄙视只知觅酒肉的庸夫,甚至对埋头家务、不知国事的结发妻的感情还不及志同道合的第二任妻子郑氏。而船山对能够载义而生、尽性而死的第二任妻子郑氏、义士章旷、革命同志管嗣裘等人则是极力肯定的,船山自己九死一生的坎坷人生和曲折追求也可印证其不懈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高尚人格。

王船山认为“性尽,则生死屈伸一贞乎道,而不挠太虚之本体,动静语默一贞乎仁,而不丧健顺之良能,不以容形之来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贞淫易其志。所谓‘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也。盖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则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存顺而没亦宁。其静也异于下愚之动,充五常百顺之实以宰百为,志继而事亦述矣。无他,人之生死、动静有间,而太和之氤氲本无间也。死者天之事,生者人之事,所必尽者,人而已矣。人尽而归之天,所以赞天而善其化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sup>[6]</sup>在船山看来,什么样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呢?只有“动静语默一贞乎仁”,“生死屈伸一贞乎道”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船山认为的“尽性”人生。换句话说,船山认为人生是用来践履道义的,践履道义是人生最重要的义务,也只有圆满地践履道义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才是可贵的。同时,在船山看来,死是“天之事”,是一件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情,但不同死法,其价值是不一样的,只有异于“禽兽”而“贞乎道”之死,才是死得其所,才是值得生者怀念的,比方说船山的爱妻郑氏、船山的那些为国捐躯的好友、同志,他们杀身成仁,以死践履了道义,那都是值得怀念的。

船山从社会伦理价值的角度把人分为四等,即“禽兽”、“小人”、“君子”、“圣贤”四类。划分这四类人是以各自在道德修养上的深浅、得失和有无为标准的。他说:“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沓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不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sup>[5]</sup>船山认为一心向善,人则为君子或圣人,猖獗无惮,作恶多端则为小人或禽兽。而向善或作恶,不仅体现在人之生,也体现在人之死。

综上所述,船山认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存在,应该是生而“载义”,死而“尽性”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船山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或者圣人人格。

#### [参考文献]

- [1]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14册古诗评选[M].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 1988-1992
- [2] 周念先. 王船山游仙诗浅论[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2(4).
- [3] 周明初. “悼亡”并非悼妻的专称——读明代六位女诗人的<悼亡>诗[J]. 中国文化研究, 2008(4).
- [4] 马丽丽. 论先唐悼亡诗[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8(2).
- [5]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6]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On the Theme of Death and Life within Wangchuan Shan's Poetry

—Taking Mourning and Dreaming Poems for Example

QUAN Hua-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Wangchuan Shan inherited Zhangzai's miraculous learning and developed th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 ignored by Confucians in Pre-Qin dynasty. Wangchuan Shan denied immortality and advocated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that life must be meaningful and one would die at his best in order to pursue lofty personality. This idea penetrates through all his works an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in his poetry. The discovery of the them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the research of Wangchuan Shan.

**Key words** Wangchuan Shan's poetry;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denial of immortality; to die significantly; lofty personality